二十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九

墓誌

龐安常墓誌

今嘗以謂醫之在天下其資生民之用蓋與穀帛等竊怪世之工其道者何少也自三代以来至今以醫名世者多矣其為論說方術大備矣又嘗怪夫世之醫者皆忽而不學大抵從里閭俗師其治病苟不殺人衆已指為良醫矣使孝子慈孫不能無恨于疾苦之際

者以此也可不悲哉余少多病世之医往〻
與之游率按前人成說而用之未有心得而
能原其所以說者也蓋医之為道推本天地
陰陽經紀寒暑日星考驗國土山川而人身
外則骨節脉絡腧穴内則藏府焦鬲井谷其
出入會通之変甚多且微非夫致至精之察
不惑之知不足以盡之而世医不以術易衣
食者鮮矣何暇及此哉宜工之者寡而古學
之廢也意必有聰明微妙之君子憫茲學之
不振悼生人之疾痛独治其道修其術而莫
或知之者焉紹聖丁丑予得罪謫官齊安而
得漸水庞君焉其于医弛所謂聰明微妙者
也君諱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其在孕時
頗有異及有児讀書俊警絶人一経目輙終
身不忘鄉黨奇之其父諱之慶号高医年老
且病君问医于父〻授以脉訣君曰是不足
為也独取黄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以已能
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君時

未冠也已而病奪君曰天使我隱于医欤乃
益讀灵樞太素甲乙諸秘書比經傳百家之
涉其道者靡不貫通時〻為人治病有奇功
率十愈八九而君性愷悌明豁好施而廉于
是有輿疾自千里踵門求治者君為闢茅舍
居之親視饘粥藥物既愈而後遣之如是常
數十百人不絶也其不可為者必实告之亦
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来謝不尽
取也戊寅之春余見君于蕭水山中深衣幅
巾延客坐堂上視其貌偉然听其謙博而不
繁妙而易晓告余曰世所謂医書余皆見之
惟扁鵲之言深矣盖所謂雖経者也扁鵲寓
術于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
故余之術盖出于此以之視淺深决死生若
合符節且察脉之妄莫忌于人迎寸口是二
脉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
等凡平人之脉人迎大于春夏寸口大于秋
冬何謂人迎喉旁取之内経所謂别于陽者

也越人不尽取諸宛之脉但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後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而得關格之脉然不先求喉手引絕之兼則昧尺寸陰陽關格之所起寸四倍于尺則上魚而為溢故言溢者寸倍尺極矣溢之脉一名外關一名内格一名陰乘之格脉曰外關者自關以上外脉也陰拒陽而出故曰外格陰生于寸動于尺今自關以上溢于魚際而關以後伏行是為陰泄乘陽而陽竭：：則死脉有是者死矣此所謂寸四倍于人迎為關陰之脉者也關以后脉當取一寸而沉過者謂尺中倍于寸口至三倍則八寸而為覆故言覆者尺倍寸極矣覆之脉一名曰内關一名曰外格一名曰陽乘之脉曰内關者自關以下内脉也外格者陽拒陰而内入也陽生尺動于寸今自關以下覆入赤浴而關以前脉伏行則為陽亢乘陰而陰竭：：六死脉有是者死矣此所謂人迎四倍于寸口為格陽之

脉也經曰人迎與寸口皆盛過四倍則為關格〻之脉贏不能極天地之精氣而死所謂關格者覆溢是也惟然獨覆独溢則補瀉以生之尺部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取陰二盛瀉足太陰補足少陰二盛瀉足陽明補足太陰皆二瀉而一補之四盛則三陽極導之以針當尽取少陽太陰陽明之冗脉静者取三陽于足脉数者取于手瀉陽二當補于陰一至寸而反之脉有九候者寓浮中沉于寸関尺也旦越人不取十二経諸火直以二経配合于手太陰行度自尺至寸一寸九分之位復分三部〻中有浮中沉以配天地人也又曰中風木傷寒金温水熱火温病起于湿〻則土病〻〻而諸蔵受害其本生于金木水火四蔵之変也陽浮陰濡為風温陽数陰実為温毒陽需陰急為湿温陰陽俱盛為温虐其治之也風温取足厥陰木手少陰火温毒專取少陽火傷寒取手陰金手少陰火温湿

取足少陰水卿人皆謂我能与傷寒語我察傷寒与四温之変辨其疑似而不可乱也故定陰陽于候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温于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余叅以内経諸書考究而得其説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焉君為手言者尚多独著其太者又曰予欲以其術告後世故著雖経解数万言覘草木之性与五蔵之宜秩其職位官其寒熱班其音偶以療百疾著主対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脱遺備傷寒之変補仲景傷寒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一卷吁其備矣余問以華佗之事君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未嘗病風痺數年餘苦未尽瘳君切脉曰蔵病傳所勝君之疾所傳于脾：氣欲欲運而所制之也去木卯行土氣而後愈因授余以方少焉疾有間又曰一方不可瘳當增損之以應疾時：致方与藥之

难得者察君于予尽心焉見君之歲是冬而
有痼疾作明年春而劇門人請自視脉君笑
曰予察之審矣且出入息六脉也余冒氣已
絶死矣因尽屏藥餌忽為韻語數句授其壻
魏淵盖超然達者語也後數日与客坐語而
卒年五十八時二月初六也君性喜讀書聞
人有異書備之若飢渴書工日夜傳録君寒
暑疾病未嘗置卷其藏書至万餘卷然皆以
考医方之事晚好佛學盖有得焉以是年閏
九月二十七日葬于蘄水龍門御佛囧相君
曾祖諱愷祖諱震及父皆不仕娶陳氏生二
男子曰瓘曰琪皆篤孝修飾二孫曰仲容叔
達三女已嫁魏淵部廸陳翔其壻也各舉進
士君臨終以書遺余若託以銘其墓者嗟夫
余名微位卑又方得罪于時何足以為君重
然君嘗有德于余且其孫必以見囑不得辭
也既銘其藏又著所嘗治而愈人所傳道者
更刻于碑陰且以為法銘曰

生民之病堯舜是匡惟周与孔世之良師遺
瘍于身和扁善治惟民与身同一矩規猗欤
庶君有見于兹独显以方用不大施孰疾于
哀孰毒于支有来求余經取無遺飲酒著書
終身遨嬉欲知其仁弔者垂淺即化而安不
夷厥知有考其書銘以昭之

歐陽伯和墓誌

君歐陽氏諱發字伯和廬陵人太子少師文
忠公諱修之長子也為人純実不欺内外如
一淡薄無嗜好而篤志好礼刻苦于學安定
胡瑗掌太學号太儒以法度檢束士其徒少
能定之是時文忠公已貴君年十有五師事
瑗恂恂惟謹又尽能傳授古樂鍾律之說既
長益學問不治科舉文詞独探古始立論謙
自書契以来至今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
天文地理無所不學其李不務為杙掠應目
前必刮剖根本見終始論次使族分部刻考
之必得之必可用也嗚呼其志亦大矣然

其典人不苟合論事是〻非〻遇權貴不少
屈下要必申其意用是亦不肯輕試其所有
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君之死也今眉山蘇
公子瞻哭之以為君得文忠之學漢伯皆晉
茂先之徒也初以文忠公恩補將作監主簿
三迁為大理寺丞賜進士出身句當箔場迁
光禄寺丞賜五品服句當京西排岸司又迁
殿中丞官制改為奉議郎監粳米中第七界
俄權少府監丞迁承議郎其年月日卒享年
四十有六積勲至輕車都尉君為殿中丞時
書大后崩詔定皇曾孫服制礼官陳公襄疑
未決方赴臨召君問其制君從容為言事在
杜佑通典甚詳襄即奏用之是時方下司天
監討論古占書是說同異折中為天文書久
未就而襄方徳監事即荐君刊修君為推考
是非取舍比次書成詔藏太史局襄因奏言
旧渾儀壞不可用而後所造新儀考之又不
合顧付君詳定詔從之本朝自至道中用韓

昱符渾儀其後司天官周琮于渾加黄道熙
寧中旧器壞詔沈公括更造括以其意增損
之器成數年未能定与浮漏景表不應君較
三家考古注又自因事立制先為定儀奏之
神宗召君問曰浮漏以玉筒下水者當堅久
也君对曰玉不如銅沈括常用玉今下水比
初加速矣上以為然遂以君法鑄新儀漏表
集其說号法要其後有附括議者訟于朝詔
再定卒行君說訟者亦服焉君治官無天小
不苟簡所創立後人不能更其著書有古今
系譜圖國朝二府年表年號録其未成者尚
數十篇夫人吳氏故丞相正憲公充之女封
寿安県君男一人曰憲滑州韋城県主簿女
七人其四人皆早卒一嫁推武安軍節度判
官蘇京次嫁承務郎王景文亦卒次尚幼孫
一人延世曾祖諱某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李氏封吳國太夫
人祖諱某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追封鄭國公祖妣鄭氏封韓國太夫
人初文忠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
累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妣薛氏累封安康郡
太夫人元祐四年十一月甲子葬君鄭州新
鄭縣旌賢鄉刘村文忠公之兆而憑來東銘
銘曰
嗚呼伯和父學不欺其志而不以為利非不
售之畏而不知之愧豈與世為忤其將有所
恥云誰之似惟文忠之子

商屯田墓志

公諱瑶字　淄川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
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
士第為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
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
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也階至承事郎勲為騎都尉君少博學為文
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
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獵梟紋且尽盜怨

毒入骨罷官还鄉次大洛中夕有叟畧来語
曰林中有悪少年十数操利兵而伏期今日
必殺尊父尉是君非耶君従者惧欲亡去公
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歩許望之中有定
焉公謂其人曰我為若射彼定者再發皆中
之林中悪少年大惧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
多辨諭勸説之不尽臨以法民始閉怒中忽
喜悟相与請平者常十七八尤猾吏旁瞪視
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韓

冨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数委公決難事始君
為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公器公見必訪以世
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挈
之其骨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刘夫人継
室王夫人封寿昌郡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
求之奔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
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
潘川万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
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

比世有善而無傳則有子有罪未不敢辭乃
為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匹之死無声或
宏其声而中乃揭窾实靡訂孰昧孰昭有淄
高侯甚畜不施時棄其首則已光輝彼不人
逢位下固宜畜不使年造物則奚

劉承制墓誌

君劉氏諱允字安道開封人娶宗室女補右
班殿直四迁為内殿崇班騎都尉致仕今上
即位以恩迁内殿承制年五十元祐二年二
月某日以疾卒嘗監許田太康二界酒税用
奔者監真州舡場待制李肅之守慶州辟公
随行又句當安肅軍榷場用奔為霸州舡魚
巡檢徐州兵馬都監其在霸州卒有謀叛者
發有日一州無知者君独以察得密白守驗
实斬之微君幾複间罷官居京師官府有煩
使時〻猶奏遣君至輙辨用此能自達于名
卿大官故其居官多荐之者其為人勤敏當

官不避事頗知書矜持自喜有足賢者也曾
祖某官贈某官祖某官贈某官考某官贈某
官夫人鄧州觀察使徒贊女二子俟左班殿
直傑舉進士奚開封府某縣某鄉之原寔某
年月日銘曰
任則有稱既億而休不瑕孔修以息茲丘

吳大夫墓誌

公吳氏諱　字德仁龍圖閣學士贈太尉
諱遵絡之子也太尉為時名臣公少以父任
補太廟齋郎年四十六以虞部員外郎知邢
州官罷歸京師即二書請致仕方是時上自
執政大臣下至搢紳士大夫凡知公者相與
出力挽留之不听蓋始聞而驚已而皆欵伏
以為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公既謝
仕歸漸春有薄田僅給伏臘公臨溪築室種
花釀酒家事付子弟一不問賓客有至者不
問賢愚貴賤與之飲酒必尽醉公或醉臥花
間客去亦不問也客有臧否人物公不酬一

語促左右行酒客不得卒語人皆愛其樂易而敬其高亢見公者皆欣然忌其鄙吝焉嘗有貴客過公而飲公酒酣而歌以樂器加其頭為節客亦不以為忤其放誕乃如是平生視財物如糞土未嘗与人較多寡太尉甍時其姊婚輒以家錢數百千貸人其人不能償公哀之曰是人有母聞之將重其憂乃召其人諭之焚其券嘗有客為公治曰事二十年謝去見公欲計之公取前後文書示之乃未嘗發封盜夜入其家公覺之不問公且取其被公謂盜曰室中惟所欲天寒幸舍吾被几見公外者徒知其真率曠達至冤况古今治乱成敗人物之賢否臧否其中了然甚察也其積官自太庙斎郎至朝奉大夫勲至護軍賜至三品服歷官自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廳公事監真州榷貨務通判池州黄州乃知彬州其治官主于忠信仁厚故所至有稱哲宗朝有荐公者詔落致仕赴闕而公

堅臥不起卒年八十四崇寧三年四月十一
日也初公感疾即閉閤謝藥物至屬纊不乱
或言公少遇異人服其藥故壽而康寧亦其
潛德美行不究其位故下享其報如此公娶
張氏継李氏封德清県君三男子曰禧早卒
曰升曰奕皆奔進士四女徐曁張之儀徐閭
胥彦博其壻也是歲七月某日葬公蘄春県
永福鄉新安里芙蓉山以李夫人祔焉曾祖
諱文大理司直祖諱敘尚書職方員外郎秘
閣校理贈尚書右丞弁甸匐乞銘于譙郡張
未二熟公之名迹且愛慕之無窮則銘之也
實宜銘曰
吳公出延陵以國為氏而始居京師者自司
直君老於蘄今其子孫遂家蘄春嗚呼　仁
梦幻斯世邁声其身寓百年子一醉兮不以
萬物易吾之真人何足以知之抱所有以減
泯弦古所謂得道逍遥御風騎氣之人欤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九

張右史文集卷第六十

墓誌

昔居京師常遊西岡錢武烏郎中之第時同會者河東柳子文与錢氏三子夏中余出京今纔半年而昔日所遊者或西有不知所如者古人所俯仰之間已陳跡者欸或東

李察軍墓誌

公諱處道字深之吾先君子之友也自言系

出唐太宗皇帝五代時有諱澄者嘗為梁使
閩遂居晉福之連江故今為福唐人公性剛持
耿人不群少孤貧自力李門記賢淹博工于
文辭未少時猶及見其賦篇其文贍麗雄放
屬比精切一時望士皆慕与之遊名声絶輩
行矣五斧于鄉中治平四年進士第初調陳
州南頓尉更成州同谷処州縉雲泉州德化
令建州酒城丞南雄州始興令寂後為興國
軍録事參軍以卒今同谷時公与轉運使孛
善知州孫京不法歆因公自託公不可京怒
所以捃公方方卒無所得然猶以公生免縉
雲有女子徐自号菩薩家有井詭言能治病
趙清獻守杭亦信之嘗求其水由此群無賴
為倡説声動数州所居成市公怒捕徐杖之
塞其井初清獻聞之大驚無幾何徐氏生子
遂皆服福建轉運使賈青繫福州衙前数輩
刻其盜監以贓必欲論死獄成不引伏公令
德化以獄屬公公緩其獄意青去部卒出之

始公知其寛欲直之既而思曰直之則青怒必以獄他付誰不畏青者則此數人無類矣始緩之而覬其去卒如公計焉浦城民有自稱徐偃王之神頗動衆公捕械繫之民初不懼猶陳說鬼怪一邑惑之公以寘于法始吳嶺外小邑前令多以富帰公罷無南中一物東書而还始吳人至今道之其在吳国公已老且倦游吳猶方治曹事無所苟数年反重因得免死者甚衆罷官而子援為鄂州武昌尉迎養公於官卒年七十五公性純孝信孚不逮事其親每忌日則涕泣感慕戚見於色撫兄弟之孤过己子平居雖与僕妾語必誠必信既老且病猶不廢書時二与賓客飲酒賦詩其詩句甚工然多悲壯感慨聞者哀之有文集十卷藏於家先娶林氏継室龔氏先二年卒三男子據抗援據早卒抗援皆有友行援奔進士中第矣三女嫁趙僎何頡陳任五孫其二男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武昌

樊山之原奔二夫人祔焉曾祖都故贈虞部
員外郎祖玢故贈工部員外郎父餘慶故贈
屯田郎中始公与其兄載之皆友弟之先人
相好也弟嘗從公于姑蘇之李官故公之子
妹往〻獲文焉諸孤以銘屬我宜也銘曰
克理之後氏李子唐宗赫〻自成紀惟澄胄出
貞觀帝使閩不歸連江猗欤深之文有匪内
懷剛方志孔偉六迁州縣臨輙靡力抗豺虎
傲瓜齒讞疑仲柱脫壂死械神鞭佛破訛詭
彼民於我父母視我有甚富見無幾豈其愛
之莫吾以樊山之藏非其里後望武昌自公
始

王夫人墓誌

夫人王氏曾祖沔事太宗真宗為執政号名
臣祖睦尚書司勲員外郎父乙尚書庫部員
外郎庫部主簿於咸平時夫人年十六亟相
晏元憲聞其賢為子虞部君娶之夫人家中
微起嬪相門能以礼自持接上下有則堂無

姑夫人宰家事內外無不允者元憲嘗曰吾
無憂矣夫人寬裕而好礼簡儉而樂施夫族
有負市易錢百萬者夫人為出所有償之次
子方提孫其伯父以為已子奏得官後伯父
夫官子未官夫人曰子可教取補牒还之以
虞部升朝封春安縣君又以長子思改封崇
德縣太君而元憲薨時仁宗臨奠面賜冠帔
生三子長某朝散郎次藻先夫人卒季經左
班殿直監黃州酒樂善好孝敬于為吏戢從
予游甚善也方夫人疾革經嘗封服內以進
三女長嫁某人次嫁某人孫男十一王氏舊
為霸州文安人自司勲始居開封之咸平今
為咸平人以某年某月葬潁昌陽翟舊學鄉
舍於虞部之墓經求銘於予銘曰
隱而聞於顯微而立於貴吾何為哉終始吾
義有子而孝歸從其良儀尔山川德音不忘

福昌縣君杜氏墓誌

其先君之執友曰長沙李公夫人諱竦與先君生同年其應舉得官游宦四方禍福淹速多相似也其為兒童時兩侍先君遇公於京師其出入游處必相與偕其議論談笑率常

李夫人墓誌

故大理寺丞王君諱瑟之夫人李氏真定人也司空贈尚書令韓國公謚文正諱昉之曾孫金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諱宗諒之孫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尉諱昭遹之子也夫人年十有八歸大理大理君性淳孝敏靜其事舅姑能先意集事飲食衣服非經其手不以薦而舅姑亦曰非新婦所為吾食不甘服不安也宗黨相教以為法夫人之舅与其

從弟同時拜天章閣侍制從弟家治黃金帶
為燕服夫人顧舅家貧不可得悉其匣中物
易金作帶藏之待制出守陜州盛服燕客夫
人出帶使大理君獻之而家人初不知与其
夫処如賓客骨肉有不至必面規切之退則
更奢其善故閨者信而不怨大理君通判夔
州卒于官一男始生夫人獨護其喪还京師
道峽中舟敗舟人拾舟而逃夫人正色叱之
命取柩絫兒以免然家無長男子道遠從者
慢夫人輙能言之官府鞭罰之以寡婦行艱
危数千里無敗事而内外始知其才非獨辨
婦行人常耻而已也既寡居杜門雖父母家至
有時留之宿不可曰吾非間吾親頤年少子
幼理可畏也子長躬教督之慈而不驕子以
有立今丞相范公之配英國夫大人理君之
妹也英国幼時得危疾久未平夫人晝夜調
護有恩意英国歳時躬省勞之良享以相府
恩錫夫人命服元祐四年夫人年七十矣得

疾不肯御藥物家人固勸之夫人曰吾無不足者又獲託死於英国求生何待也左右趣為我沐浴更衣遂卒五月二十四日也一男曰約宣德郎四女長嫁隰州録事叅軍刘頎次嫁奉議郎權通判火山軍葛繁次早卒次嫁殿中丞鍾鼎景主前卒是歲六月七日合葬夫人於開封府開封縣大边村之原大理君之墓譙郡張来曰嘗讀太史公書見其為滑稽曰者作傳而不著列女孔子敘詩首關雎著后妃之德夫女之德王化之本也豈小補哉顧隱没不稱而賢賤士未術於勸善未至也惟夫人之德之才其于死生之際蓋知之矣此士大夫之所难而可以無傳乎於其葬也而銘之曰

有矢其葉既葉既实既蘄既佚而以始卒諏良窮告殯夫子穴是謂大畢

張夫人墓誌

中散揚公諱希元夫人張氏亳州譙縣人贈

礼部尚書諱成之曾孫礼部侍郎諱傳之孫
贈太常博士諱彭之女也夫人秀美惠和治
女工精玗絶人内外宗族無与比早孤母燕
夫人篤愛之曰有男子如吾女者乃以帰之
媒妁日走門燕夫人輙揮之曰吾女非若輩
偶時中散公与夫人之叔為察耒請婚燕夫
人素問中散公黄又竊奇其狀貌為有福禄
者曰是足以當吾女笑遂帰中散公夫人既
帰楊氏其宗族敬愛之如一夫人仁愛慈淑
出天性柔声怡色無系毫忤人意其于姑忌
生不知有也年尚少能淡薄斎戒奉浮屠治
婦女玩好年三十六歳疾少間召其家人婢
妾環坐酌酒飲之勸撫之如他時皆喜曰吾
夫人庶且起俄而正衣起坐家人驚問之已
卒矣後二十七年當元祐三年而中散公卒
諸孤迎夫人之柩于京師是歳九月丁卯合
葬鄭州管城縣懐恩鄉神崧里先塋之次始
以中散公登朝恩封寿昌縣君追封清河郡

君子四人彥真彥齡皆宣德郎彥臣慈州吉
鄉縣令彥章絳州太平縣尉五女長嫁左班
殿直李祐次嫁左藏副使曹譜次嫁朝奉郎
程復次嫁大名府魏縣主簿三需次嫁河南
府登封縣尉李昂孫八人長達次邁皆太廟
齋郎餘尚幼夫人於未為從姑故諸孤屬之
銘曰
擇所宜從初艱其歸既逢其良身先之蓋匪
謀不臧天實戾之於穆夫人令德婉娩物皆
怛終独裕其迄惟昔弱子衣冠頎頎逾二十
年以喪西歸鮮原靡依從于君子有蕃其承
視此松梓

王仲儒墓誌

河南王雯者齒少篤于自修好學而能文今
聞之而未見也紹聖四年余以罪戾謫官齋
安一日有客墨衰造門視其謁雯也見余則
泣而言曰先君與子舊矣雯不幸既孤將葬
而無詞以刻先君之墓敢以是屬諸子某曰

余嘗見朝奉君於京師其深者其之陋所不敢知而其粗與夫衆所譽者竊問之矣不曰篤躬好學而廉儉者歟敏於為吏愛民徇公直己不撓於權者欣然其人厚於實而薄於各豊内而廉外世之君子未必知之余嘗辱問焉則屬銘于我固宜謹取其爵里行事叙之曰君曾祖諱恪西頭供奉官祖諱淮越州諸暨主簿贈大常博士考諱起尚書屯田員外郎秘閣投理贈左中大夫君初補太廟齋郎調陜湖府城縣尉又為澠池安邑一縣主簿河中府猗氏縣令改宣德郎監靜州監池兼知縣覃恩遷通直郎賜五品服知孟州温縣遷奉議郎加武騎尉管句京北排岸司遷承議郎加雲騎尉監京米倉遷朝奉郎知德州加飛騎尉紹聖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官享年五十以某月某日叟奉君之柩葬于河南府某縣厚以夫人楊氏李氏祔焉銘曰

君諱仲孺時中其字世河南人河清某里以
蔭筮仕湖城是尉湖廢官罷晋君一歲實惟
相絳從湖民志其在安邑涌水于野邑人走
祠君鞭而罷後令猶氏有愛其民既去十年
見之如親實其耆老以謂子孫民居侵達使
者議毀君舒其苛一道是賴安邑賈監氏富
悍豪君教之孝奬礼其髦孝秀聿兴鄙悖滋
消西民餫師履產輸泉君力弛之緜寡用安
令温治盜日姑安之勿浚其姦吏逸民嬉盜
悔而耕厥壤大滋邑豪坐徼重賂而逸君以
奇購唾手則獲君之去温其民涕晋耆老百
千声言於朝惟河内温邑聯部異河内有請
假君決事後守德州河溢而鶩羇民流殍所
活万数伍長悍驕其將笞之長以衆逃斥將
之疵君謂長叛首寘于罪貸將不問境為無
事時持權爭欲用君勉之比周君為不問云
何不淑五十而僨君凡三娶皆有婦道粤初
氏楊其父曰惜繼李父周李士集賢今夫人

陳妲黨称烏刘時張闗又楊克中皆其三子
惟德之同君三男子惟雯在耳進士登科甚
飾而藝陶牙之尔鬱乎松揪乘者下之君子
之丘

吴天常墓誌

公諱天常字布圣河南府洛陽人惟吴氏之
先与固同姓至越入吴子孫散居四方以國
為氏公自祖考始占籍河南之洛陽公少貧
不治生産以氣節自許力学問河南大府號
多士而公自少已知名里中而曷建寧軍節
度使王正倫深器之以正倫死事恩為郊社
斎郎調濮陽縣主簿又調舒州司法叅軍郡
大猾章氏數犯法繫獄其勢能得于有司公
論正其罪流之一郡畏伏迁泗州貽縣令
守笞病人死公當復驗而前驗官言死者不
病公將直之守以利啗公欲得如前驗公謝
守曰我受公恩固善如死者恨何卒直之守
為得罪知洪州奉新縣奉新號难治訟者或

走以丁貫其足以脅有司公尽巨丁千市令之曰丁必如此則受訟乃稍点俗知彭州永昌縣轉運使范公純仁深知公是時方変差科為免後錢公原究蜀後法利害講之至精後以書見王荆公荆公召公議于司農寺時欲奔江西役法行於蜀公曰蜀不足於地江西不足于民利害異宜恐不可行主者是公議以之安所陳浸忤遂罷帰審官院調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丁母憂服除以便親調蘄州蘄口鎮都大監轄俄丁父憂服除通判無為軍公調軍守只庠序勉士以李部有磐池官專利民多冒禁公為立法公私便之而妃者鮮改通判蘄州以朝命按知誠州固世隆師司部使者皆欲致世隆於罪公言世隆習蛮事且未嘗有罪論執甚堅卒免世隆人以為难辰州有軍事以公攝守公之官見屬縣吏部天千餘挽木山問公曰方春役民妨農耕悉罷之公至郡蛮酋蟄徼者公諭以朝

迂德意尽遣之皆感泣而去公因言自誠州
抵融州道新通請每三十里建一佛寺拚僧
知蛮情者居之諸蛮信佛平時可使人蛮与
之習熟警可用以間諜而佛舍可因以儲粮
其利邊甚大朝廷許之後為諫官丁隲言不
當廢誠州為軍頃蛮所川数叛者盖雖輸款
而未嘗去巢穴一失拊循則乱稍内徙則定
矣雖不致州尚可安事廢州事是時方議役
法有訪公者公陳三事以謂州縣之後莫重
於衙前今雖易雇為差衙前数之多寡与後
之優重請守熈寧元豊之旧毋輙改又言鄉
差于分類不知書計勢必雇人代者必要厚
價請官為立直又言縣所積免後錢請皆納
州或輸旁郡户部皆奏行之用薦者除知宿
州時荆門新復軍拚守乃以公為知軍宰相
召公都堂諭以擇才之意軍又廢百事圮毀
公至為興起弊敗必使完好可持久不為苟
且計人至今頌之俄知沅州其去荆門人為

立祠歲時父老率子弟拜之公既習知蛮情
其治沅務安靜嚴守備撫溪獠以之奏請出
巡边防軍行有告帳下謀变者公獨保其不
然罪告者卒如公言又檄諸縣寨使察游民
与蛮交易為嚮導者捕之俄復知辰州公去
沅如去荆門而辰之吏民亦蛮酋皆相賀曰
我公復来矣蛮相約無犯边郡為無警辰民
春夏多疫公飭醫工親視藥物人賴以全甚
衆乃立孝校勸以讀書人皆服從風俗為变

朝廷既知公有功南边將用之矣以病求告
卜居蘄州金沙溪上家藏書万卷有以自樂
泰然也公喜讀書於書無所不覘自少至老
未嘗一日廢卷至其閑居好之尤篤有詩集
三卷奏議三卷紹圣四年八月六日以疾卒
預治終事至屬纊精爽不乱享年六十有二
公曾祖延慶祖譚津皆不仕考諱英以公登
朝恩授大理許事累贈朝議大夫三男子長
飲太庙斎郎仲惇未官季悟假承務郎皆以

進士知各三女長嫁万載縣令黄公孺次嫁
進士胡世南季嫁寧州録事參軍譚康世公
自濮陽縣主簿積官至朝奏大夫積勲至柱
國公為人孝重寛博達于為吏官無大小所
臨必有績當其有所建立必得所欲而後已
或以利害牀之不顧也其仕官多往来南边
故深知溪洞諸蛮所以治乱有所措置後不
能易然考其大体本于安静寛簡不為苛擾
也君子題之公少嘗從丁宝臣李宝臣異其
才薦於歐陽文忠文忠稱焉既仕則不苟取
知于人而一時賢公卿咸知之獨吴正憲知
之尤深而公自重不軽就人故雖知之不絶
出力而公才見於世者如此而已也其孫將
以元符元年八月二十有一日葬公於蘄春
縣安平鄉黎合里啓先未人之兆而合焉夫
人程氏有賢行封文安縣君前公二年卒云
銘曰

其直非以為計其和非以為悅也獨尽力於
馬吏無劇易必達也其至民以為賜其去以
為奪也既或知之矣乃捃而不發也進嗇而
退果而後知公之節也安平之丘公藏佳初
尚詔後人洛陽之吳也

潘奉議墓誌

斎安有君子曰潘昌言其孝也正其言也文
其家居篤於孝悌其為清刻苦而為政木於
惠下愛民至大吏勢力能寒熱人者必与較
義理一毫不為屈其為人務内而簡外信已
而不求人知而人之知者必皆誠心愧服焉
嗚呼君子哉盖紹圣丁丑歳其得罪誦官於
斎安自辛得從君游既至而君病矣無幾何
而卒实元符元年十月集日也斎安之君子
皆相弔已而又曰潘君之墓宜有銘矣咸以
銘事屬某余既素高君之義用不復辞走其
家哭之求其世家歴官行事於其子大臨而
次敘之曰潘氏在唐為荥陽人當信宗時丁

各季苟者仕為太僕卿官于福州避乱因家
焉季苟之第曰季翺為太子司議郎季翺後
二世生告甫終吴越入朝終國子博士累贈
工部侍郎〻生衢為屯田郎中屯田嘗官於
黄遂居之屯田生處士单隱德不仕君諱鯁
字昌言處士長子也生而儁警絶人為兒時
賦詩已有音語閨有固希孟者聘李篤行之
士也君從之李希孟以謂尺已之道君居鄉
里以經教授聚徒嘗百余人後進皆師尊之

登元豐已未進士第初調蘄水縣尉迁和州
防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監楚州都監倉吉
州軍事推官改宣德郎監漢陽軍酒稅遂以
奉議郎致仕卒年六十三蘄水民有以華為
獻者君一哭而还之曰受賜多矣其廉潔類
是江州賦屬縣鸞建茶太守問君瑞昌歲可
可售若干公曰四斤耳守驚詰其說君曰縣
小民貧米盐猶不足而暇及茶乎獨縣僚四
人〻一斤可矣守悟以故諸県皆得無多售

而旁郡有賣千斤者後七年君以事過瑞昌
有兩民拜馬前其一曰異時君為縣我訟得
直其一曰異時君刑我當罪我心服是以偕
来君之為吏得民奔如是也元祐赦民負官
錢無姦者悉免之吉州通判攝守事乃悉下
負者于獄將鞫其姦君曰赦欲寛之而君故
獄之耶枕不可民乃得免尤泉令捕得私酒
三十家將上府君謂令曰是法皆當徒尤泉
小邑一日徒三十人君為令安乎令乃頗減

出之嗚呼其歴官微而見于行事者寡矣然
其修身治人立心操術亦可槩見矣向使之
得冨貴立朝廷據位操柄以行其蓄達其道
其不貪利苟得如還蘄水之華其忤上受下如
嵩瑞昌之采民甘其罰如瑞昌之拜者則雖
古之君子無以加分寸於此矣有集三十卷
曰春秋斷義者十二卷請義者一十五卷易
要義者三卷致仕時家無一金胥凶衣食僅
給而君蕭然病臥一榻口及俗事時與其子

清言而已娶何氏有賢行男二人曰大臨曰
大　皆力學有文一女嫁進士羅啟宗孫其
一男也曰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原

銘曰

白璧方蘭包以九襲長於外者千萬而一莫
為出之卒殞無施嗚呼昌言不幸類茲致美
在裏不耀於肌豈人是謀謂天實知黃崗之
原松栢其猶我相後人將穫其菑

張右史文集卷第六十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